

石永言/著

纪实

遵义会议

RECORDATION
OF ZUNYI MEETING

- 毛泽东挽狂澜危急时刻
- 周恩来沥肝胆转折关头
- 王稼祥张闻天赤诚荐贤
- 突重围操胜算四渡赤水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RECORDATION OF ZUNYI MEETING

遵义会议纪实

石永言/著

- 毛泽东挽狂澜危急时刻
- 周恩来沥肝胆转折关头
- 王稼祥张闻天赤诚荐贤
- 突重围操胜算四渡赤水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书 名: 遵 义 会 议 纪 实

著 者: 石 永 言

出版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 3 号)

(邮政编码 100034 · 电报挂号 6550)

排版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激光照排室

印刷者: 解放军一二〇二工厂

装订者: 北京密云水库装订厂

发行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53, 000

版 次: 199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01-70,000

书 号: ISBN 7-5033-0257-7 / I · 208

定 价: 5.60 元 (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 可向本社调换)

目 次

一、	血溅湘江	(1)
二、	苦闷重重	(16)
三、	追思往事	(32)
四、	转兵贵州	(50)
五、	扭转危局	(65)
六、	云开雾破	(83)
七、	侃侃陈述	(103)
八、	静夜苦思	(122)
九、	斗争激烈	(138)
十、	历史抉择	(154)
十一、	首渡赤水	(170)
十二、	辗转迂回	(187)
十三、	痛不欲生	(205)

十四、跃马横枪	(220)
十五、暗渡陈仓	(234)
十六、雄关大捷	(249)
十七、二占遵义	(263)
十八、欢庆胜利	(277)
十九、吐露心曲	(290)
二十、力排众议	(303)
二十一、摆脱敌人	(324)
二十二、巧渡金沙	(344)
后 记	(358)

一、血 溅 湘 江

清晨，三军团设在湘江畔的司令部里突然响起急骤的电话铃声。

“报告军团长，十四团胡参谋长和黄团长英勇牺牲……战士伤亡更大……”

彭德怀放下西门子电话的话筒，耳边嗡嗡乱响，脑子几乎要炸裂了。

刚才的电话是五师师部从新圩驻地打来的。

看得出来，彭德怀有好几夜没有合眼了。他的眼皮有些儿浮肿，眼睛四周罩着一圈深深的黑晕，脸庞也比突围前瘦多了，而且越来越黑。他在遭受过极度的重创之后，红着眼在渡江指挥所里反剪着手走来走去。

他的指挥所设在离湘江渡口界首仅几百米远的一座祠堂里。他同政委杨尚昆一起，指挥着冲破国民党三道封锁线后的红三军团余部，在湘江边掩护党中央的人马、挑子、辎重、坛坛罐罐艰难地渡过江去……

本来，他的部队已经损失很惨重了。他与林彪、聂荣臻指挥

的红一军团，一直视为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主力，西征以来，一直是开路先锋，冲杀在透透迤迤的大搬家队伍的前面。在冲破粤军余汉谋部设置于固坡一线的第一道封锁线的那个秋风萧瑟的深秋，曾追随过他参加平江暴动的一员猛将、年仅二十五岁的四师师长洪超，已经捐躯了。那么，师以下牺牲的团、营、连级干部，就可想而知了……

“轰隆……”敌人的一颗迫击炮弹落在离祠堂不远的山丘边，掀起的尘土、碎石、灌木杆子袭击着三军团的指挥所。那些小石头象冰雹似地打得祠堂上面的小青瓦唏哩哗啦乱响。

“狗杂种！”彭德怀骂开了，瞪着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看来白崇禧硬是不要老子们过江啦。”

三军团的指挥所也实在太零乱了。除搁西门子电话机有一张八仙桌外，线拐子则随便扔在桌下，方桌旁边的炭火盆里，燃烧着几节青杠炭，由于木炭在窑子里面没有烧好，烟头直冒淡蓝色的浓烟，将屋子弄得烟雾腾腾的。说起来，桂北的深秋并不算寒冷，烤火取暖早了一点，但系于烧开水，于是白天黑夜一直生着火，那把长嘴的锡茶壶在火盆边冒着丝丝的热气，象在喘息，象在呻吟……

指挥所里用门板搭的两张铺也是乱糟糟的，稻草上面的垫单，脏得要命，已经分辨不出是什么颜色了，如果仔细辨认，才能看清是蓝色条子的江西蜡染土布。那床灰布夹被，也是乌梢梢的，弥漫着汗臭。

这两张临时搭起的床铺，彭德怀与杨尚昆也很少光顾。哪怕铺盖再脏，加之虱子的骚扰，只要一躺下来，他们便会沉沉睡去。但是，此刻哪容他们合一会儿眼睛！他们已经在江边顶了好

几天了，严重的任务不允许他们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何况由总司令部三局^①频频拍来的电报明明告诉他们：

“‘红星’纵队^②正在向江边前进……”

“‘红星’纵队已接近江边……”

“‘红星’纵队先头已开始渡江……”

这一份份不同寻常的电报牵动着他们紧张的神经：

“坚持！”

“坚持！”

“再坚持！”

“不惜一切牺牲！”

“不惜一切代价！”

彭德怀和杨尚昆心里知道，这一份份电报神圣地指令他们，哪怕战斗到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着，也要顶住！

彭德怀还沉浸在刚才电话里向他报告牺牲了他的两员干将的巨大伤痛之中，对西征以来的迭陷重围，屡遭失败感到莫名的懊恼，他在心里忿忿地说：“这打的什么仗？”这时参谋长邓萍急急闯进指挥所，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彭德怀报告说：

“军团长，五师阵地遭到敌人猛烈攻击，肉搏拼杀，苦战两昼夜，胡震参谋长、黄冕昌团长牺牲，战士死亡很多，他们一直以死相拼，坚持了三天，终于完成了阻敌的任务……”

“知道了。”彭德怀打断了邓萍的报告：“你赶快通知六师，留下一个团作掩护，主力随五师余部急渡湘江；命令四师在兴安与

① 总司令部三局负责通信。

② “红星”纵队，即第一野战纵队代号。

界首之间的光华铺，为确保党中央过江，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进行阻击……”

彭德怀说不下去了，浮肿的眼圈里漾着一层赤红，似快要燃烧起来的两颗火星。

光华铺距界首大约两三里地，周围是一片比较开阔的丘陵，起伏不大较为平缓的黄泥地一直迤邐到江边，大树很少，只是稍为突起的泥包上三三两两零星地生长着一些灌木、杂草。这样的地形，实在不便于扼守，很难抗击敌人的进攻。

“轰隆……轰隆……”

“砰砰砰……砰砰砰……”

光华铺的阵地上炮声、枪声交织一片，夹着闪闪的火光。

桂军的炮弹、机枪子弹不断向四师的阵地倾泻过来。十团的防地首当其冲，可以说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在敌人拼命轰击时，红军只得伏在临时挖掘的掩体里，躲避着。敌人一阵没命的炮击后，端着枪肆无忌惮地向十团阵地冲过来，嘶叫着一口难懂的广西土话。

红军战士从土堆里面钻出来，个个象泥人似的。有的头被炮弹片击伤，流出来的鲜血与炮弹掀起的泥土搅在一起，使刚浸出来的鲜血变成黑糊糊的一片；有的头被炮弹炸起的碎石划破一道道口子；有的则隆起一个个大青包。他们在敌人冲锋过来的当儿，愤怒地站起来，忘记了伤痛，忘记了一切，心中只有一个单纯而坚定的信念：“保卫党中央，保证军委纵队的首长们过江。”其他，他们就没有更多想的啦。于是他们以缺吃少穿、孱弱的躯体跃出掩体工事，咬着牙关向横冲过来的敌人呼叫着冲去。

红军战士的装备实在也太可怜了。他们的子弹带大多是干瘪

的，里面盛有四、五粒子弹的就算富有的了，他们简直不敢象敌人那样咿哩哇啦的一阵乱放枪。几乎每射击一次都要作认真的考虑，必须目测一下距离，近了，在射程之内才敢放枪。那些形同苦瓜的手榴弹呢，红军就更少了。那些连步枪手榴弹也没有的士兵，只好挥舞着大刀杀上阵了。

二营长牺牲了，团长沈述清在二营的阵地上指挥着战士们英勇地抗击来敌。战士们在阵地上已经坚守两日了，昨晚才凑合着吃了一顿包谷饭，算是慰藉一下辘辘饥肠。眼看凶狠的敌人快冲到二营的阵地面前，沈述清率领着全营战士从土丘上俯冲下去，苦瓜手榴弹在敌丛中开了花，遗下一些敌人的尸体。但这些红军在自己的根据地里生产的手榴弹，投掷出去有的竟不声不响，在敌人的脚下滚来滚去。敌人冲过来了，可以看见明晃晃的刺刀在深秋的阳光下闪着寒光。眼看二营的阵地即刻会被敌人夺去，沈述清奔跑在前头，与汹涌过来的桂军展开了肉搏。活着的战士看见自己的团长奋不顾身，也嘶叫着奔跑过去，刺刀、大刀向敌人劈去……

突围前夕才参加红军的江西小老表张毛福，在过第一道封锁线时腿受了伤，沈团长即通知他留在当地养伤，张毛福在口头上答应了，可是部队出发后，他在后面一蹶一蹶地悄悄跟着走，走了两天，才被团长发现：“你这个倔小鬼，怎么不服从组织决定？”

张毛福一边走一边做着一副鬼脸嘟着嘴说：“我常听大老表们讲，‘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我也要做红军的鬼。”

沈团长重重地拍打着张毛福的肩胛笑着说：“走，那就跟咱们一道走吧，我把你这个小鬼真没有办法。”

小毛福的腿还没好，他看见团长冲在前面，也跛着腿紧紧奔

跑在团长后面。这时，二营的阵地被敌人大举进攻面前完全乱了，不能不说是以劳抗逸带来的恶果。小毛福看得真切，团长在指挥大家反击敌人时，一颗子弹打中团长的左脚。团长挺不住，摇摇晃晃地倒在地上，正在这个时候，一个高个子桂军大步窜过来，举起刺刀直向躺在地上的团长刺去，小毛福急了，狂奔过去，咬紧牙关用自己的枪刺拼命拨开刺向团长的刺刀，团长一个急转身，忍着疼痛滚翻了几下，跌进一条壕沟。

高个子桂军见上来的是个红小鬼，声嘶力竭地吼叫起来：“小共匪，来送死！”随即朝小毛福腹部刺去。毛福腿脚不便，躲闪不及，雪亮的刺刀直刺向他的腹部，当敌人的刺刀伴着毛福一声痛苦的嘶叫抽出来时，一股热血象喷泉一般从毛福肚内喷了出来，喷得高个子桂军的衣服上星星点点的，敌人恶狠狠地朝毛福脸上啐了一口唾沫：“送你去见阎王，还不老实，呸！”

张毛福倒在地上，腹部痛如刀绞，他昏迷着用手无力地紧紧按着洞穿的腹部。他感觉有什么东西向肚子外面溜滑，流出来的东西冰凉冰凉地针刺般难受。他痛苦地勉强抬起头瞧了瞧，见是自己的肠子，于是他糊里糊涂地用全是泥星汗渍且又血迹斑斑的双手，将掉出来的肠子慢慢揉进腹内。他朦朦胧胧地仿佛听见枪声、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厮杀声、骡马的叫声在他耳边一阵阵远又一阵阵近地传来。就在这时，一个桂军发现张毛福并没有死，还在地上挣扎，大步流星窜过来，举起刺刀直向毛福刺来。毛福在敌人冰凉的刺刀寒光中瞥见团长正跛着流血脚举起汉阳造步枪朝临近他的敌人劈过去，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力量，毛福忍着巨大的伤痛站了起来，无力的手持着枪，踉踉跄跄地和受伤的团长一起对付敌人。殊不知一下从四周涌过来十几个桂军，龇

牙咧嘴地围着他俩，他听见一个拿着手枪的好象是个当官的大声说：“算了，叫他们吃颗花生米，去见阎王吧。”蓦地，天地间响起“砰——砰——”的两声枪响，他什么也不知道了……

光华铺红军的阵地上到处是尸体，横七竖八的。有的是中弹死去的，血还在朝伤口外边淌；有的是与敌人拼刺刀时被刺死的，肌肉撕裂，骨头裸露；有的是被手榴弹炸死的，头身异处，难觅全尸；有的头部眼睛爆裂；有的只剩下半边面庞；有的少了一只耳朵；有的面部血肉模糊，淤血还在从可怖的伤口部位慢慢浸出，流到地上枯黄的野草上，让野草纠结在一起，结着一摊又一摊肮脏的血痂；有的缺胳膊；有的少腿；有的尸体的口中还衔着敌人的鼻子，旁边则直挺挺地躺着敌人的死尸，露着一个空空的鼻腔，仿佛头上开了一个天窗。在这片狼藉的尸体群中，团长沈述清也与他的部属在一起，相亲相爱靠得十分紧密，他多么的不愿意与他的部下分开啊！

横陈在湘江畔的这如许的红军尸体，躺在漠漠的荒野，以大地为棺椁，湘江呜咽着奏起悲戚的哀歌从他们的身边淌过，遗恨绵绵。有的眼睛鼓着，好象永无休止地张望着黑沉沉的天空，死不瞑目！

四师师长张宗逊和政委黄克诚跑到军团司令部，伤心地向彭德怀和杨尚昆报告着十团牺牲的情况。彭德怀沉痛地问张宗逊：

“十团现在还有多少人？”

“几个营都伤亡不小，营以下的干部丢了大半。”张宗逊阴沉着脸难过地回答着。

彭德怀从桌上掂起一份电报，在手中扬了扬，忿忿地说：

“刚才接到军委命令，‘红星’正在渡江，我们的任务是掩护党

中央，箝制桂军，将敌人的火力拖在光华铺一线，沈述清牺牲了，立即命令杜中美接任十团团团长，火速整顿部队，坚决抗击桂军……”

彭德怀可谓是红军中的一员骁将，自平江暴动投身共产党以来，大大小小的战斗，可以说经历过无数次了，但都没有象近一两年来指挥的战斗这样窝囊！使部队蒙受这么大的损失。他难以想通的是：这是鉴于上面的军事策略有错？抑或自己的指挥部署失误？！为什么几乎是一次败仗接着一次败仗。虽然三军团在突破湘粤军在粤汉铁路沿线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时，他的部队曾受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嘉奖：“军委赞扬三军团首长彭、杨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章）郴（州）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但他心底知道，他的战士是怎样的以血肉之躯抵挡住敌人的钢铁的啊！是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作了多么大的牺牲才换来的！他在心里虔诚地祈祷着，希冀“红星”纵队尽快渡过江去，这样他的部属将会少一点儿牺牲，他十分焦急地企盼着军委赶快向三军团发来“红星”纵队已全部渡过湘江的电报……

八仙桌上的电话叮铃铃地骤然响了起来，彭德怀离开床铺，大步流星地走过去，握起话筒，以为一定是渡江指挥部报告“红星”纵队已过完江的好消息。他那颗紧缩的心倏忽掠过一丝儿惊喜，心想三军团几日来的拼死抗争，总算完成了军委交给的掩护任务，党中央的要员们坐着一、三、五、八、九军团抬着的五乘大轿，好说歹说，拼死拼活总算过了湘江，杀出一条生路。这下，近几日来他绷紧的神经大可松弛一下啦，他大可喘一口气啦。他这么想着握住话筒大声问对方：

“喂！……哪里？……是军委总司令部吗？”

只听话筒里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是彭军团长吗？我是四师司令部。报告首长，杜团长按军团部署再次组织反击，刚刚向三营交待了任务，前去二营阵地时，不幸中弹牺牲。”

“啞啞！”彭德怀将话筒向西门子电话机上一砸：“这打的是什么奶奶的仗呀，不到一天工夫，死了我两个团长……”他的眼睛因悲愤燃烧得快要流血了，浮肿的眼角涌出两滴热泪。他垂着手在屋里大步踱着，嘴里不停地叨念着：“这个军团长，我老彭不能再当了，再当下去，怎么好向这些冤鬼交待！”

杨尚昆在一旁蹙着双眉热泪盈眶地直叹气：“唉！中央纵队快点过江吧，也好减少部队的伤亡啊……”

彭德怀猛地停下来，大声说：“这样下去，野战军只有死路一条！”

天色渐渐黑下来，野外的景物由依稀可见，渐次转为模糊不清了。

三军团的炊事班长老王挑着一副伙食担子，朝指挥所走来。看得出来，他是冒着敌人的炮火来的，衣服、裤子、帽子上沾着很多尘土，在什么地方还跌了一跤，不然，那竹篾挑子外面不会残留着汤菜打倒的痕迹。

老王一迈进祠堂，将伙食担子搁在地上，喊了一声：“军团长、政委！”

彭德怀没有答腔，双眼木然望着门外。杨尚昆轻声招呼着：“老王，辛苦啦。”

老王打开挑子，取出两个乌黄色的旧搪瓷缸，里面装着沙红色的糙米饭，就象苋菜水拌过的一样，另外又端出一个土碗，里

面盛着半碗胡辣椒拌的酸菜，还有一个土大碗里还剩下一点点菜豆汤。

老王将饭菜摆在八仙桌上，紧紧挨着那盏亮着的马灯：“军团长、政委，白天仗火打得厉害，伙食送不上来，你们饿了一天，饿坏了吧。”

彭德怀站在大门边还是一动不动，马灯将他的身躯投射到祠堂的砖壁上，印上一个硕大的光影。

老王知道军团长难过的原因。他在送饭的路上看见到处裸露着红军战士的尸体，挑着担子走起路来磕磕绊绊的，简直可以说一步一掉泪，目不忍睹。他心情沉重地对彭德怀低语着：

“军团长，饭菜全凉啦！”

彭德怀走到八仙桌边，望了一下送来的饭菜，问老王：“战士们有米饭吃吗？”

“哪里弄来这么多的稻米啊？供给部分配给军团司令部的大米，只能保证首长。”

“那么，战士们吃什么呢？”彭德怀关心地问道。

“苞米饭。”

彭德怀思忖了一下，和蔼地对老王说：“战士吃啥，我老彭吃啥，有盐同咸，无盐同淡。下次给我送苞米饭来，这米饭留给伤员吃。”

老王怜惜地盯着彭德怀说：“首长，你身上的担子重哇，要吃好点，才有精神。”

彭德怀难过地说：“重啥？尽吃败仗，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打的，对不住兄弟们哟！干部和战士们，一个个在战场上替我彭德怀去送死，到那一天，我去见了马克思，也不好向他老人家交待

啊！……”

界首渡口。霜风凄紧，冷雨飘零。敌人的飞机轮番轰炸着湘江上红军架设的浮桥，炮弹在江水里激起巨大的水柱，浪激涛涌，浊浪排空。昔日清澈泛绿的江水，而今乌涛滚滚，喧腾不已。

国民党的迫击炮弹不断向红军的江边阵地袭击，机枪子弹密雨似的向红军正在渡河的部队倾泻过来。国民党的飞机丢了炸弹，夹起尾巴刚一溜走，野战军工兵连的战士冒着敌人的枪弹，迅速跳进透肌彻骨的水中，拼死拼活抢修浮桥。

桥刚架好，工兵连的战士们还没爬上岸来，敌机又来啦，罪恶的炮弹把新架设好的浮桥炸成数段，断裂的竹竿、木棒、木板，在汹涌的浪涛中随波浮沉，拥来挤去，混合着工兵的尸体，江水里泛起一缕缕暗红色的血污……

在敌人强大的火力下，数万待渡的大军，面临滔天汹涌的江水，一筹莫展，进退维谷。缭乱不堪的江边，行李、挑子、辎重、印刷机、缝纫机、笨重的山炮、伙食担子、马匹、担架、野战医院的尿盆、尿盘以及苏区扛来的磨刀石等等，四散在江畔的小丘上。嘈杂的江滨，这一堆那一堆的军事、政治书籍，以及地图、书夹、外文书刊，有的原封未动，有的被扯得九零八落，一页一页的飘散得满地都是，有的图书正在烧毁，红红的火舌随风舐着江边枯黄的野草。冷雨霜风之中，活动的火舌不忍遽吞书面上的一行行大字，在地上残留着焦黑的字迹：《哲学之贫困》、《国家与革命》、《革命与战争》、《费尔巴哈论》、《列宁主义概论》……指战士们们的精神食粮，此时为了过河减轻行装，也不得

不心痛地付之一炬。……

由于敌人封锁了江面，飞机又不断在江上狂轰滥炸，军委纵队在离江边不远的小山坡上停了下来，各种挑子摆得乱七八糟的，到处都是，使人无处插足。骡马一停下来，仰天嘶鸣几声，管它地上有水还是没水，便困乏地卧在地上，缓缓地伸出干涩的舌头舔着焦燥的嘴鼻……

渡口乱极啦。人喊、马嘶、枪炮声交织一片。江边到处遗弃着红军从根据地带来的机器，满江漂浮着红军的文件、纸页、钞票……

“红星”纵队正在急速地渡江。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停立在渡江指挥部前，寒冷的江风吹拂着他单瘦的躯体。他的嘴巴四周及至颞下长满胡须，一看便知有好久没有剪过了，眼睛却显得很有精神，不时掠过一丝不安的表情。此刻他正在询问总司令部一局的罗参谋：

“你看见朱总司令了吗？”

“总司令和叶司令员^①正在渡口上边交谈，交待几个纵队过江的顺序和注意事项。”

“啊——”周恩来又关切地对罗参谋说：“你赶快过去给叶司令员讲，过河的时候，要特别照顾好干部休养连的老同志和女同志，他们大多有病，身体不怎么好，要注意他们的安全。”

周恩来象突然想起了什么，接着又向罗参谋打听：

① 长征初期叶剑英为第一野战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纵队包括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与军委直属队。